

# 認 識 俄 國

(本文插圖刊第3頁)

● 朱士熊 (前任聯合國秘書處傳譯)

## 亞洲進入多事之秋

最少是近半個世紀之內，蘇聯是世界所有人為災禍及戰亂的根源，我們先看一下自二次大戰起時蘇聯的歷史。

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蘇德合作瓜分波蘭以至後來的反目具有密切關係。蘇聯的第一選擇自然是讓別的國家鬥爭個你死我活，由它來撿便宜。捲入蘇德戰，在蘇聯說來，確實是希特勒逼的，「天可憐見，蘇聯被迫不得已應戰」，是坦白而誠懇的自供。在蘇聯尚未捲入歐洲戰場，希特勒正在表演他的閃電戰術，橫衝直闖時，受到蘇聯報章恥笑辱罵的不是德國，而是英國、法國，和被德軍佔領的各國。等到希特勒突然將他的矛頭揮進蘇聯的邊界，他才改變了語調。不信可以查查當年蘇聯報章言論，方知我言之不謬也。

二次大戰末期，蘇聯堅持了幾點主張，影響所及，左右了世界局勢幾十年。第一是經過雅爾達會議的安排，替中華民國和日本定了命運，以後並進一步決定了韓國的分裂，從此亞洲進入多事之秋。第二是決定分割德國(德黑蘭會議等)，

蘇軍率先進入柏林(美國同意「禮讓」)以及東歐諸國，歐洲東西集團對立的種子自此播下。附庸國家對於蘇聯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但是這些附庸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很多人都已經忘記或者根本不知道，可以簡介如下：

## 赤色狂徒蘇俄幫兇

蘇軍進入東歐各國後，不論這個國家的原有體制如何(例如羅馬尼亞是君主國，有國王，捷克是總統制的民主立憲國)，首先「恢復」這些國家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其實各國共黨的幹部，早經第三國際培訓多年，這時大批「趁熱」送回他們的「祖國」，去為「人民服務」。這些微不足道的共產黨，壯大得很快。加上動輒把「不民主」的其他政黨一一宣佈為「不合法」，很快很快就在紅軍支持之下門垮其他政黨，殺害他們的領導人物，搖身一變成爲最大黨，並且終於變成唯一的掌握政權的「政黨」。這時爲了顧及一點顏面，經過短短的所謂「聯合政府」的過渡階段者有之。這種情況下那些尾巴黨派，處境實在不令人恭維。別忘了，紅軍部隊在這些國家

裡駐紮幾十年，據說一則是因爲當地政府的「要求」，二則是爲了防範資本主義的顛覆。這種部隊的存在，蘇聯辦事，自然無往不利。但一般人像是都不注意這種情形，也是怪事。雖然上述這些鬧劇都是在大戰甫告結束，其他國家都正忙着清理自己內務問題時蘇聯自導自演的，但是各國也都過份忽視於道義，促令蘇聯獨斷獨行，重劃世界版圖。他們視若無睹，自我欺騙，不自覺的還變成蘇聯的幫兇，怎不令人浩嘆呢？

美國不知利害，坐看古巴卡斯楚受克里姆林的栽培，訓練和裝備，今天不但成爲加勒比海的一個蘇聯的堡壘基地，而且還在南美(格林那達和尼加拉瓜)、非洲(安哥拉等地)勝任而愉快的擔任蘇聯的代理人。美國人至今大夢未醒，不知如何處理世局。他們直到今天，還不知道他們那個區域的病根何在。顯然是這樣。你看美國國會，反對支援尼國「反抗軍」的作法，不正是最好的說明？三四千萬美元的援助還不准許給，美國真的是在等待一天烈火燒身才知道喊痛嗎？在非洲，蘇聯一向維持幾個好主顧。迦納、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剛果、坦尚尼亞都會或長或短期

的擔任過為蘇聯搖旗吶喊的角色；安哥拉更不用提了。

## 首代兒皇帝已凋零

在中東，蘇聯抓耳撓腮的急着想找揮手左右該地局勢的機會。無奈以色列因為來自蘇聯的移民最多；也就是真正瞭解蘇聯的人最多，時時堅持反對的態度而不果。在附庸國圈子裡，蘇聯會感嘆東歐老一代的布爾希維克早已凋零殆盡，新起的各國共黨新貴怎麼也沒有老派那麼聽話和管用。不由人不懷念季米特洛夫、郭德瓦特、皮克，這一流元老人物。有他們辦事真令人放心，就算哥黨爾卡、杜布契克這一流並不理想的人物，也沒有今天這樣不推不動，不把着手教，就可能出錯的新一代班底那樣不成器。東歐國家如何匈牙利、南斯拉夫，甚至波蘭、捷克，對老大哥都不够當年那樣尊敬，而可惡的中共竟敢自以為馬列史毛一脈相傳，蘇修蘇修的罵了那麼多年，早已不知自己是老幾了。幸而新開張的毛則還有三天香，古巴、尼加拉瓜在西半球大有作為；非洲南部點火有進步；在阿富汗起始得還算正常，怎麼完結篇竟會這麼難寫？不過環顧世界一週，形勢還是「大好」。你看雷根焦頭爛額，這邊真的應該加油多使點勁了……。

提起蘇聯的附庸國家，可以補充以下三點：

(一)蘇聯附庸集團裡的老大哥，實際上是外蒙，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以後各附庸國的命名，你看多半就是「人民共和國」，「民主共和國」等，蒙古經驗是樣板。(二)附庸國的陣營裡，有一

個小小的阿爾巴尼亞，它是玩「中國牌」的祖宗（而且也是為了對付蘇聯），建議老美研究研究。(三)由莫斯科空投到南斯拉夫的鐵托，是蘇聯培養俄國共黨領袖的第一代元老，他利用蘇聯的支持拿到南國政權。但也是第一個和蘇聯鬧翻的附庸頭頭。蘇聯看他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宗。鐵托的副手吉拉斯寫過一本書，談到共產黨既得利益的「新階級」，頗值一讀。

## 製造四個分裂國家

蘇聯危害自由世界最多和最深遠的重頭戲，是製造四個分裂國家、德國、中國、韓國、越南。一般而論，這是共產主義鯨吞非共世界的正統把戲。但其進度較慢，有的成功，有的還苦於難有進展。和其他附庸國相較，其中基本原因是這些國家還都有一片乾淨土，而且沒有紅軍駐紮（東德例外）。附庸是不能離開紅軍的。附庸指的是國家。這些國家的頭頭們是傀儡。在表面上他們儘管國籍不同，但都因「奉命」而保持原有國籍，只知道為蘇聯的利益服務。他們都是蘇聯利益的代理人，聽命蘇聯擺佈的傀儡。這些傀儡幾乎都是莫斯科培訓出來的第一代「兒皇帝」，只有毛澤東不同，他僅僅「朝聖」過而已。

這些元老傀儡裡，最成功的當然要數胡志明。他的記錄確實值得他驕傲。首先他在奠邊府打垮法國殖民主義最後的殘餘。（其實法國佬在遠東殖民地早已腐朽不堪了）而更值得胡志明驕傲的，是經過相當長時期的苦戰，他用盡共產主義者所有經典式的和臨時制宜式的各種鬥爭手段

，率領着「穿黑色睡衣」（美國人用語）的越共，最後逼走了驕傲自大的美軍和所有美國人的勢力；被分割的越南，因此而得由北越統一，蘇聯獲得了全勝。胡志明的手下，在他死後居然會和中共在戰場上短短的比過一下招式。將來歷史學者會弄明白這場古怪的戰爭是怎麼回事，現在則還不見定論。起碼越共也玩了許多年的「中國牌」，有人也許可參考參考？

## 自由世界昏迷短視

金日成也很對得起蘇聯對它的期望。領土上北韓比南韓大，但不如南韓富庶，尤其是農產方面。在人口上南韓比北韓約多一倍有餘。但是北韓曾發動過一次韓戰，其經過及其成敗早已為世人熟悉。尤其板門店的談判，是給全世界的人上了很重要的一課。可嘆這一課教訓——連打帶談——並未能喚醒某些一些人的昏迷和短視。所以越戰的發生不能說是偶然或意外，但是越戰的收穫——從蘇聯角度來看——竟會超過韓戰，倒不能不說有些意外。韓戰和越戰都是由蘇聯的傭兵出面來打美國人的把戲，中共也曾直接或間接的參與湊上一手，可是美國人的戰略指導，却是「不求勝」，為亙古未聞的奇事。但是「不求勝」思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那是蘇聯心理作戰，左右美國民間輿論而運用的宣傳手法的產物。美國人反越戰比反韓戰要激烈得多。而且蔚然成風，上一氣，甚至要說美國已經因為越戰而喪失了國家及民族思想，亦不為過。可見心理滲透比軍事攻擊為害尤烈，自由世界至今未能摸透其中道理

## 吸毒斃美國命脈

還有一種情形，說起來本像是一小事一樁，但却有它的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意義——那就是美國的吸毒問題。美國人吸毒無疑是美軍由遠東戰場帶回美國去的。韓戰時期開始往回帶，越戰時期更爲擴大、廣泛，今天在美國社會可說已經是個重大的問題了。回憶鴉片嗎啡等毒品，本是英國人有意斃中國命脈，禍害中國人民的「發明」。中國人爲了反對鴉片曾經惹起一場中英之戰，我國戰敗受辱，而且鴉片毒害中國數十年。想不到只有一百年多一點，東方人（有很多中國人參與）把這災害又傳回給西方人，只是美國人代替英國人遭受報應。毛澤東稱這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今天吸毒問題在美國如不能早日解決，最後它會斃美國命脈，而不是像今天祇禍害了美國許多個人而已。

認  
識  
俄  
國  
，他一心只想找女人，並且痛恨自己精神以及體

力不濟事——他不知道他已經掏空了自己。這時有人告訴他，有一種仙丹，吃了可以三天不睡覺，和女人纏綿時可以弄得她「死去活來」。他只是二十剛出頭的楞小夥子，忘不了一回到戰場立刻可能面對死亡，這時要他不去嚐試那種仙丹，或者告訴他吸毒的後果如何如何可怕，他會聽入耳嗎？他回國後，倘如得了花柳病，不愁治不好。但是想停止吸毒却不是那麼容易的事。美國街頭上臨時動「意」的犯罪案件越來越多，搶劫者越來越下流，三元五元也照搶的人，可說全都是犯了毒癮無法克制，不快找錢去打一針毒品他已無法支持下去的人幹的好事。「犯罪一天生帶着有從小而大的胃口——搶幾個小錢自非百年大計的作法，於是犯罪昇級，社會受害，造成另外一種螺旋式的上昇，不知伊於胡底。所以別說吸毒是一件小事。中國人對這深有切膚之痛的經驗。迷信老美甚麼都好的人，你們等着看他們甚麼時候以及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吧。

## 南韓北韓終將一搏

東德所具備的自然條件本就不上西德——西德的領土比較東德要大一倍多（蘇聯作主將德國東部部份疆土劃給波蘭，藉以補償蘇聯吃掉的波蘭東部部份領土，妙哉！），人口則多三倍餘。幸而在東德駐防的紅軍一向有好幾個師，作事方便。烏布利希、皮克等元老傀儡俱往矣，好在新的德共貴族也都還聽話。對了，東德的共黨和越南的共黨都不叫作「共產黨」。蘇聯嘴裡的「德國共產黨」，指的是西德境內的德共

，「越南共產黨」指的原是「南越」境內的共黨。在東德當權的叫「德意志統一社會主義黨」，在越南當權的像是就叫「社會主義黨」。你看這些文字的把戲，不是隨他們怎麼玩都行嗎？西德很乾脆明白的由法院判定：「專政之下無民主」，所以德共不是民主政黨，宣告爲不合法——共黨一向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想不到西德政府在這一點上作了一個小文章。相較之下，東德的成績，應當是最差的。西德對付東德，有所謂「東方政策」，不是不理不碰。西德深具信心，認爲「德國人總是德國人」。只要蘇聯不得不放手，立刻就沒有所謂東西德問題。雖說這話說得過份自信，但東德的人民不會主動的要求共黨統制，確是可信的。

對了，前面談韓國問題，因爲節外生枝談別的了！忘記提出韓國的遠景一談。南韓、北韓，可說旗鼓相當。統一霸權還有得一爭。美蘇兩國在韓國問題上彼此下的賭注也相當，因之反倒不好猝然一搏了。這是一個蘊釀的局面，蘇聯還在伺機而動，不敢輕舉妄動。但是萬一機會來到了，只要勝算的可能性較高，北韓第二次入侵南韓，可能在任何時間發生，你我都不可不奇怪。

## 炎黃子孫應有警惕

四個分裂國家最後還剩下中國。我們和大陸的自然條件無法比，但在分裂的幾十年中，雙方各自表現如何，世人則有目共睹。中共對臺灣視眈眈，除去中共本身的武力、心戰、統戰的威脅外，蘇聯駐在金蘭灣的海空軍距離我們也可說

是近在咫尺。而且在往返海參威之間，經常過門只是不入而已。倘如我們自己警覺性不夠，還有些人專門喜歡自毀長城，勇於內爭而無睹於始終懸在我們頭上的外患，要多不爭氣就有多麼不爭氣的話；蘇聯和中共都是不必邀請即會來到的不速之客。一天它們會毀掉我們的一切。這絕不是聳人聽聞的警語，歷史是這樣向我們諄諄告誡，我們豈可不予理會。

## 逃居東北白俄僑民

回憶九一八前，我十幾歲，曾隨家長住過東北幾個地方。一度我在哈爾濱一所俄國學校念過書。我在俄國學校的同學，可說都是最普通的正規的舊派俄國人。哈爾濱的白俄各行各業都有，就是缺少政界人士——到底那是中國地方，在中國的宦海裡他們自然無法發展。但有許多白俄在舊俄社會裡曾是貴族，當過官，還有當過高官的人。作過軍人的人更多——被紅軍打散的白軍部隊大批撤入我國國境討生活。

我不知道當年哈爾濱共有多少這種俄僑，但他們能辦學校、出報紙，開大大小小的商店，經營餐旅舍及夜總會，幾乎和在自己國度裡一樣。那些貴族在自己開設的古董店裡出售他們自己收藏的貴重物品，珠寶、家具、服飾、陳設來換取他們的衣食。

我最羨慕的是在這種商店櫥窗裡看到的那些鑲有黃金寶石的匕首（短彎刀），刀把手及刀鞘上鑲着紅色藍色的寶石燦爛奪目，無法拔足離去。俄國還有一種所謂的水火壺——是與我國火鍋

構造相似，中間有一個裝木炭用的「肚子」，上有煙肉，燒開水用的一種壺。這種壺底部裝有一個龍頭開關，是放開水用的。壺是用黃銅精製的，壺的全身有彫刻很細的花紋，最講究的還有鍍銀的彫花。俄國天氣冷，家家客廳廳桌子上擺設這麼一座壺，茶壺小壺放在煙肉頂上，成天到晚可以喝熱茶——那年代熱水瓶還未普遍使用。古董店裡有這種精製的水火壺，多半都是圖拉——俄國的一個城市——的著名的產品。這種古董店裡最珍貴的貨品，是東正教的神像牌位。俄國人的家庭裡，在客廳——有的臥室裡也有——某一個角落上，一定掛着這麼一座神像牌位。神像一定正掛在角落旁的某一面牆上。像上畫的有時是聖母及聖嬰，有時只有天主一位。盡都是油畫，它的配框——長方形的多，但也有方形的——有硬木雕花的，但很多是銅製或銀製的。框內有木製或金屬製的配好尺碼的一面附加片，中間多留橢圓形的空白——油畫由此露出來——其他部份則把框內全部蓋滿。這些神像有的真够得上稱為藝術品。這類神像前面，一定還垂掛着一盞常明燈。燈的外形很像一個口向上的玻璃杯，裡面盛滿燈油，油面上漂浮着一線燈芯，點亮來照神像。有錢或無錢的人家，都有這種神像的擺設。可見舊俄一般人民信奉東正教非常普及。

## 東正教徒宿命論者

普通信奉東正教使很多俄國人在性格上變成宿命論者。又因過去俄國是個相當落後的國家，

貴族皇族的特權很多，一般人却溫飽都難一得。在這種貧富懸殊的社會中，宿命論也不失為追求生存的藉慰和排遣，過去貴族和大地主擁有數百名甚至上百名農奴，地主掌握對這些人生殺予奪的絕對的權力，使農奴們的命運，無力自己決定。不信神祇，不信命運，又怎樣活下去呢？因為在生活中經歷太多的苦難，俄國人一般都養成堅忍的性格。他們經得起寒冷，經得起饑餓，經得起勞苦的工作。他們在肉體上經歷的折磨，在心靈上孕育出深深的仇恨，極易產生憤世的心理。十個俄國人裡起碼有五個酒鬼，是最明顯的佐證。這些人希望酒能澆愁，但却往往落得以酒澆愁，愁更愁的結果。

在蘇聯酒賣得很貴，這是防止滿街都是酒鬼的作法。蘇聯的報紙上，常常報導關於政府如何重視防止酗酒的問題和措施，就是明證。或者可以說「酒毒」就是蘇聯的「吸毒」問題——「酒」帶給蘇聯的災害，也就是「酒精中毒」的災害，和「吸毒」——以嗎啡、海洛因為主——今天帶給美國的災害，在情勢上頗為相似。但在蘇聯，政府可以完全控制酒的市場——從生產到銷售都可以控制——二則人民的荷包不寬裕，買不起酒喝，也幫助了減輕酒毒之為患。

除了宿命論，堅忍而憤世的基本性格以外，俄國人崇拜英雄，也是歷史的教訓使然。拯救人民掙脫苦難枷鎖的人是英雄，不畏強力勇於伸張正義的人是英雄，進而敢於出面帶頭走上街頭領導羣衆運動的人或是為某一樁事業肯於犧牲自己的人也都是英雄。俄國人崇拜英雄，進而自己也

想成爲英雄——因爲歷史只記錄英雄。因此俄國人容易衝動，走極端，成事可能是他，敗事也可能是他。因爲他崇拜英雄，本身又容易衝動，所以他是理想的「羣衆」材料。他樂意接受英雄的領導，甚至盲目的去追隨；他容易接受煽動，動輒走極端；必要時他不怕犧牲自己，因爲在他眼內死固然可怕，然而活着受苦受難又值得甚麼？所以在性格上，他的可塑性很高，爆發點很低——點火就燃——服從性很高，要補償的價碼很低，這不就是最好的「羣衆」嗎？

由上面這些說法再加以延伸，似乎就可以推定俄國人多半是殘酷的——因爲他心裡充滿了仇恨，報復心理可能很強烈。但是論人、論事總不宜武斷。環境條件對人影響確實很大。俄國人的歷史記載說蒙古人治理俄國約三百年非常殘酷，如果這是可信的，在殘酷制度之下被統治的人的反應，自然也是殘酷的。今天共產黨對待附庸的控制和剝削是殘酷的。但是在對付國內蘇聯人自己——或其被擠下臺的領導人物——何嘗也不是殘酷異常？現在的蘇聯當局，可說已經寬厚得多；對已下臺的領導人不再要他們的命了。四〇年代以前，失勢的高級領導人，才喪命的不多。那時自然更殘酷多了。由這些前前後後的史實來看，說俄國人在性格上，可能種下「殘酷」的因子，不算太刻薄——但不能說每一個人都是如此。因爲受害人佔絕大多數——制度是殘酷的——所以對「個人」來說，還是應當同情他。被欺侮的人——國際歌裡用的一個字是「被烙印了的人」——自身的情感，往往無法發洩。沒有對象，得不到

「許可」（根本沒有基本的自由），久而久之感情也變得遲鈍了。換言之，他在心理上充滿了仇恨之外，先天具有的那一點愛心，不知如何發洩，他不敢輕易動感情，怕換回來的是冷漠和失望。在人與人的聚散方面，他們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不以爲「善緣」伸手可及。所以這份愛心往往一直藏在內心深處而始終無法付出。寫到這裡，我想起屠格涅夫的一篇短文，叫作「嗚呼」。那是描寫一個亞巴農奴和一隻小狗的故事——亞巴把那個小狗就叫「嗚呼」，他不會發出別的聲音來。想要瞭解俄國人的一般性格，很可以讀一讀這一篇短文，我想許多語文的譯本一定不難找到，全文以小冊子的篇幅來說，可能只有三四十頁而已。我讀這一篇短文，有想哭的感覺……

## 文藝界也出有人才

到了十九世紀初葉，俄國文學界人才輩出，突然在世界文壇上佔了相當突出的地位。文學家觀察入微，寫作又多屬有感而發，於是在思想上，心理上，生活上的，各種描述和報導，很有助於對那一個時代，那一代人物的瞭解。文學家忽然在數量上興盛起來，而且他們的作品在質量及水準上也猛見提昇，確實是在表明在這個社會裡，各種不同的思潮在汹涌澎湃的展開，許多人因爲不滿現狀在試探着摸索出路，現實社會刺激他們在吶喊，他們要把肚子裡憋的那口氣爭着吐出來……好的文藝作品往往就在這種情形下源源產生。倘如政治力量不容許文藝路線自由發展，文

學家會拿起他們的筆當作武器，正面或從側面還擊政治力量。這是在非極權主義制度之下時常可以看到的現象。極權主義制度之下，文學家都是政權御用的文人打手（不然他不會被稱爲文學家，文學爲政治服務，接受任務寫文章——這些在此地我一概不談）。我們可以說文學是發洩感情，被說胸懷抱負以及思想意志的管道和工具。有那麼多要說的話，才有那麼多的文學作品問世。無病的呻吟無可避免的也會混入這主流交響曲裡，但如果真的一天所有這些聲音都消沉下去，世界將是死寂的，豈不可悲？

文學之外，音樂是傳遞心聲的管道，正與文學具有傳達思想意志的作用一般。十九世紀初俄國也出了一些世界級的音樂大師。所以在自由的環境內，俄國人當時在文藝音樂等方面，的確開始有了良好的表現。這不是只有仇恨之心的人，能够作得到的。沒有同情心、沒有仁愛的精神，沒有辦法寫出一篇描寫仇恨的小說。只有仇恨寫不出可以傳世的歌曲，能够察覺得出人性美的一面，善的一面，是文學家、音樂家必須具備的不可缺少的條件——只有御用的「歌德」派文藝工作者，歪曲濫用這些條件，但他們本身還是不能缺少這些條件，則是一樣。美術、雕刻俄國也有像樣的創作，去莫斯科幾處博物館（尤其要去「特列奇雅科夫斯基畫廊」一行）一看便知，用不着我這個大外行說甚麼。但是在共產主義政權建立以後，俄國文學、音樂一下子萎縮了——從巨人級一下降到羽量級，這就是俄國和蘇聯的重要區別之一。蘇聯對於「爲藝術而藝術」的主張，

口誅筆伐無所不用其極；打出一「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招牌，逼迫文藝為政治服務，就此扼殺了文藝工作者靈感的泉源。最好的例證是高爾基。他是跨越俄國及蘇聯兩個不同時代的名作家。他青年流浪時代——無論在俄國或海外——的作品，那麼清新活潑，言之有物，看後猶有餘味供你咀嚼。一連串的短篇、散文和自傳式的三部曲，都有其引人入勝之處，都有今天所謂的「可讀性」。他寫作的轉捩點，可能是「母親」這個長篇小說。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奉命寫作的東西，但其

筆法、結構，甚至對白用語，都和以前的高氏判若二人。「母親」是蘇聯和全世界左派「先進」人士捧得最高所謂普羅文學的「經典」之作，我却找不出它的好處何在——是那革命意識嗎？高爾基身為俄國人，有他自己的節操和意志，寫了一些好文章。但他成為蘇聯人之後——他所得到的「黨」的寵愛和推崇；可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寫作突然變了質，腦壳像是已經被淘空，令人對他興起一種江郎才盡的喟嘆。蘇聯新起的音樂家蕭斯塔科維奇及普洛哥非耶夫者流，固然在

今天的世界樂壇上也有肯定的地位，但和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柯爾薩科夫等相比，仍然難望其項背。

我對文學和音樂都是門外漢，只知道個人直接欣賞而不會認真花過功夫去研究。沒有修養的基礎，不過是坦白的寫出自己對蘇俄的一些直接的觀感和認識，尚望讀者們指教。我只談到文學、音樂對俄國人性所造成之影響，以及俄國人的性格，在文學、音樂上有甚麼表現，如此而已。

# 中外文庫 之四十一 貴州政壇憶往

何 輯 五 著

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

要目：貴山富水憶舊痕，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顧祝同與西南軍政，追憶吳鼎昌主席，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篇篇可讀，更富史料價值，全書四百餘頁，穿線平裝，定價壹佰陸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史

叢書

# 壯遊八十年

陳 廣 沅 教授 著

定價平裝 380元 精裝 550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肆佰伍拾元，現已出書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